

六十三

大宛

六十六

淳于髡

六十七

司馬季主

六十四

朱家

優孟

六十五

郭解

東方朔

鄧通

東郭先生

韓嫣

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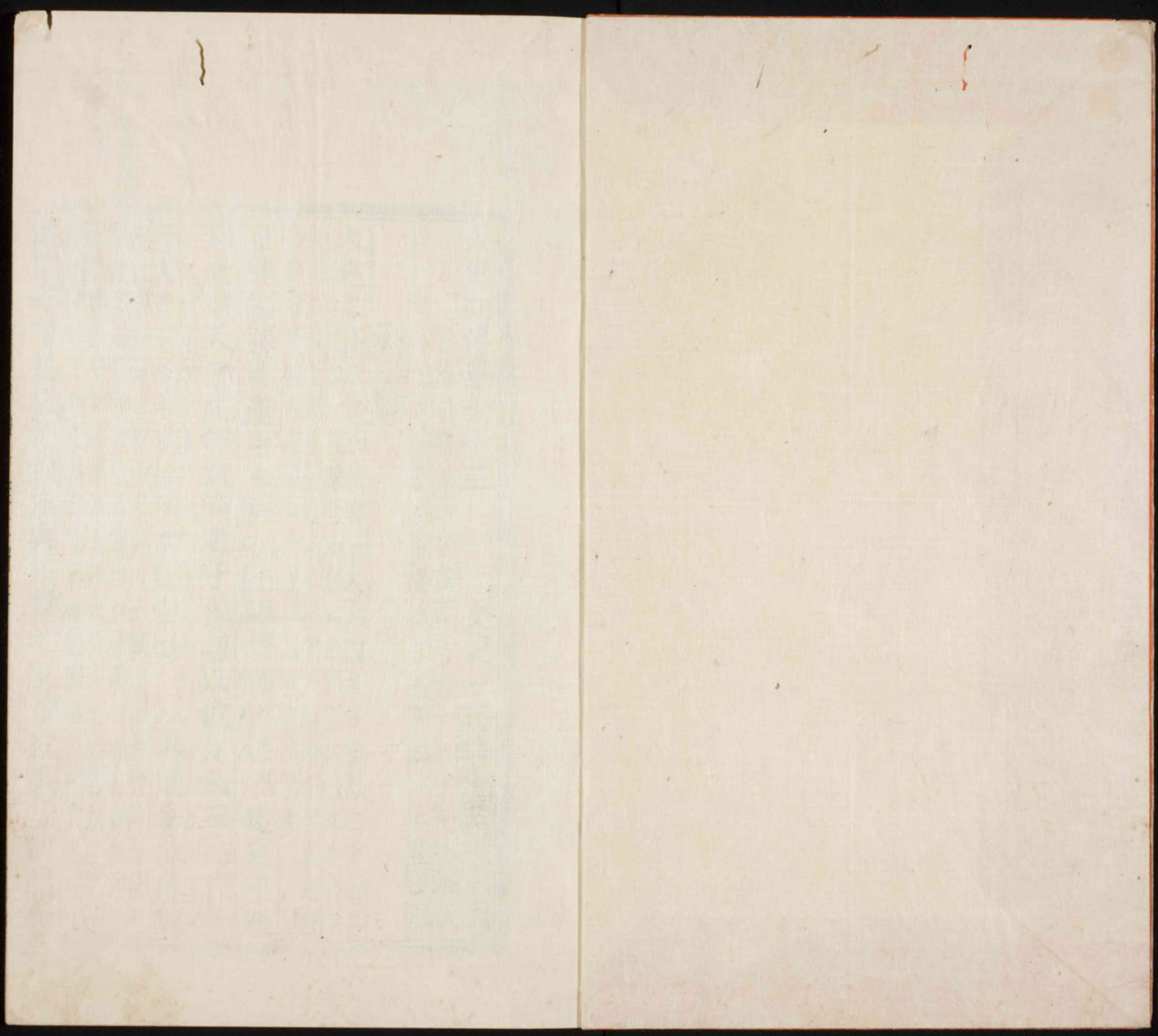
李延年

西門豹

史記

卷百二十三之七

列傳六十三之七



漢列在六在西域傳中

張騫傳漢列三十一

解商述及極苦蓋及

吾我曰虎子執器用漫便
者以棠此說亦非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首
狄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
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里正北至東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

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為

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

以其頭為飲器

昭帝

按在京甘肅山涉等州本月氏國之
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祈連間是也
曰飲器裨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音灼曰飲器
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
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

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

漢書注脈度曰堂邑姓也漢人其故曰堂邑曰堂邑氏之故本胡人名可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仲焉曰取父直是此人名也亦用言堂邑氏之故名可也堂明人名字多以父為字又後言堂邑父蓋知其人名曰氏堂邑名故有父

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音羹乃募能使者漢書音義曰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堂邑氏姓胡如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塞十餘歲與妻有子然塞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塞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喜問曰若欲何之塞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塞索隱曰謂大宛發遣塞西也為發導繹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

大宛列傳

驛

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也索隱曰案漢書張塞傳云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夏國在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媯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塞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索隱曰小類以為要衣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塞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言然頗是其意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面山東出金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城與漢南山屬焉

西本下南

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二

聖曰古者為謂有城郭常居
不隨畜牧徙之者為居

聖曰今有汗被前將開水
皆亦如也

虫北方狄從犬東猶
從豸西方羌從羊
曰元朔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
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
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
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
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
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
置其下與交生駒汗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
血因號曰天馬子

大宛列傳

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
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罕于寘徐廣曰漢
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扞罕國名也音汗彌寘音
田又音毀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罕也則
拘彌與扞罕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
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偕行地下南出
於積石山為中國河若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
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鹽澤潛行地
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出
經云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
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
積石為中國河泐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
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
在蒲類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

海東也

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

往朝會焉而古曰言絲羈屬屬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畧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宛列傳

大月氏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

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

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焉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

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

西關西行二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

夜有月夜

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
 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
 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媽水士著以銀
 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媽水有市
 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
 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旬悅云
 之幕作人面形常昭云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
 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
 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日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
 犁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
 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雜犀火浣布珊瑚
 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東氏外

大宛列傳

礎

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
 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全銀錢禹震南州志云
 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瑤瑤為牆壁水精為礎焉海中
 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
 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
 也格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
 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畧云大
 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
 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
 官室為重至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
 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
 大平正以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
 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為
 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
 絕則逐水草為群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氣息
 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秦人國在大秦南
 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饒
 國其人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
 穴居也條枝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
 北通陸道然漢使自鳥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
 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獅子
 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出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
 雀廣志云鳥鴉鷲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
 食大麥卵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
 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詖惑○正義曰顏云今吞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
 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
 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
 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
 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
 西王母既長安者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
 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牛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
 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文餘闊六十步非毛
 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
 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
 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

大宛列傳

市

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實
 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
 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
 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馮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
 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戲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
 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
 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
 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
 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

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母曰莫邪，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 footprint 見在生處，名抵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凌歎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南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天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玉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

嗚呼

大宛列傳

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印山，出此竹，因名印竹。問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直也。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
威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塞言為然乃令塞因蜀犍
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駟
出丹出徙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并犍之地
在戎州也出邛麴正義曰邛麴北反徙在嘉州邛今西南也皆各
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
循縣屬越馬音昨案南越破後鯨循侯作循都為沈黎
郡又有定循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循白
菴荒也皆在南方閉嵩昆明正義曰嵩州及南昆明昆
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
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

大宛列傳

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嵩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嵩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
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塞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
塞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
斯義也○正義曰地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亡多而塞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
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
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

問騫太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
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
此葬為大月氏所殺徐廣曰讀嚙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
之史記亦作嚙字○索隱曰嚙音銜蜚亦飛字狼往
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
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
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
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
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
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

大宛列傳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
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
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
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論使指曰烏孫
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
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
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
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
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

西書曰其材力優強能為將

聖音集 撒子侯反

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
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
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
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
騎自備國眾分為二而其大扃取羈屬昆莫亦以
此不敢專約於塞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
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塞
還塞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塞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
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塞
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國人於是

大宛列傳

師古曰塞禮之言殆塞其北也
故以下言塞空道而西域傳請
之孔道常指曰塞音孔顧穆也
云保塞西域諸如塞中各道言
此行路也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塞鑿空

蘇林曰鑿空開通西域道也

隱曰案謂西域險阻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

為質於外國

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

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

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文初

天子發書易

漢書書義發易書以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

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

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
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
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
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
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
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
而併廢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
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
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

大宛列傳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
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更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
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
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
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
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
海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

大天子
不竟也

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當空道攻劫
 漢使王恢等尤甚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
 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
 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
 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
 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
 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
 鄯至玉門矣常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正義曰常昭
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

大宛列傳

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

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架蘇璽之屬皆隨漢使獻

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

玉石采來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及宛西

穀輻抵當也穀音角

平義曰言漢幻工妙更加於御軒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
富厚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穀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冰出幣帛不得食不
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

大宛五傳

漢書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為高少從德言其少年而後使使音利月反爭先相隨爭身伊并書進孰者但進進成熱之言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首菑
漢使其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首菑蒲陶肥饒地及天
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菑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
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帝費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
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
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漢書云從之聞有少年二字

純臣呼古曰言道通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行

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溥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驛息之間不知所在由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此數有死亡蓋懸懸懸懸也水草又且往往而絕色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雅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

大宛列傳

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

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

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

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

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野公卿

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

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

出燉煌者六萬以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其設天下騷動傳相奉

大宛列傳

至

命頭漢書下輪邊重

如淳曰故曰徒使其行樂

晉灼曰負私糧食及私徒

者不在六萬人數中

漢書下室字作宛師古曰
室孔也從其城下水者令
從化道流不逝其城也室
以况其城志固而致之令
作孔便穿孔也

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

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

其城也言空者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而發天

下七科適正義曰音調張晏云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

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

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至

至

行而冷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
煎靡宛大怒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
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
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
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
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
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

大宛列傳

秦人謀善
下漢人

蔡下蔡

師古曰傾情也時大軍
威而輕敵人

曰下日

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
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
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
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
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
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
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
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
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
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
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
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

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
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傳
多別將故謂下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
去卒跌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
擊之斬郁成王齊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
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
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
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
非之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

大宛列傳

侵牟
師言言如
年賦食
百也

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
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
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
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
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
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
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
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

曰蟬下
日碑

師言言如
恨也

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
置徐廣曰一酒泉都尉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
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賭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

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

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

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

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

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寘又東流至積石始

大宛列傳

入中國則山海經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
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
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誤以放為
初因解不
效蓋失之
矣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

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

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

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

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索隱曰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

獨坐而絃歌也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四百餘

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
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蓋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
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
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
里餒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
也猶然遭此當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
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聚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

游俠列傳

竊鉤已下見莊子法法

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從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之纖微之事遂久
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
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
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
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
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則案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子与之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日施音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掛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日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游俠列傳

附

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
自美也而古曰飲之謂不稱類
伊馮曰飲字當象不字言沒
非義之飲為言飲物自飽
言不飲有其德

徃

朱家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輜音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漢書雒陽
已下劇孟
傳也

東漢書曰天爵曰名者欲求名也
以東漢書曰名者欲求名也
又漢書曰名者欲求名也
一敵國曰名者欲求名也
一游俠之士曰名者欲求名也
名者欲求名也
撰此書不足信也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
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
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
南閻氏索隱曰閻音開案為郵部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姓周名庸亦以豪聞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碎陽翟
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顏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
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碎名碎音避陝當為郟陝音如丹反
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游俠列傳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朝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
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

傳交漢書曰權友也謂謂借和也
劉政而古曰劉知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仲為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也何用知其是實窬也窬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則其用力法
小攻則用力重傷
二名異耳

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言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
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
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
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真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
子妙反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

看於心本
心卒漢書曰心本師古曰
心本猶言本心也

解書微伺問之也

晉書曰已語
終七

音聲

顧更踐漢紀注作錢

石間館古石中開為道
世和輯之而不見許

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
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
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
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
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
三品有卒更
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
更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君縣中五月乃
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
音朔數類也謂頻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
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

游俠列傳

此開平表曰言外兩仇之
開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
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
書作無庸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
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
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
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識亡命者故喜車年少
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
者而解迎之索隱曰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
案訾不
中徒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

過俠解
常至

待下侍

徒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季主子為縣掾，舉徒解解，兄子斷揚掾頭，由此揚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揚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

游俠列傳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儒，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甲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蘇林云：道循方也。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循方也。西道諸社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一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距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

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志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改更之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幼由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得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其暴猛抗直也然籍儒以佞

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

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

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鶉具帶

漢書音義曰駿驤鳥名以毛羽飾冠以具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駿驤鷲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具駿驤

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王蒼云駿驤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傳脂粉索隱曰化

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東孝文時中寵臣

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此

士作仁
儒下孺

黃曰上勝水改着黃明
師古曰濯讀曰濯宜考反

當伯子

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久

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徐廣曰後屬犍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著

黃帽也。明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拖黃花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

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絮

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絮音篤絮衫襦之橫者帶

後穿覺而之漸臺

索隱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

宮西有蒼池池中有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

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正義

後幸列傳

曰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

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

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

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自鑄錢鄧氏錢曰錢

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

為帝喟之

索隱曰喟音仕亮反

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

帝使喟癱喟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喟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

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

師古曰連成之成其累狀
頁文曰連字屬下句

常下嘗

目下自

漢書曰韓嫣字子孫
韓王孫嫣曰也

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

章昭曰

帝游也。○索隱曰：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

案即第園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有物吏輒沒入以充

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

假與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

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謂

仁。忠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

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

韓王孫嫣。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佞幸列傳

漢書曰有刑給事於
有漢中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

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

太后。由此喙嫣。徐廣曰：喙讀與銜。嫣侍上出入永巷。不

禁。以女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

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徐黃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卑鄭埒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父之復與中人亂徐曰一云坐弟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施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索隱述贊曰

佞幸列傳

泣魚 戰國策曰魏王与竟陽君共飲而竟陽君得十餘魚而涕曰臣得魚也甚喜後得文者今臣且欲弃前所得者今以臣之少也得為王押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入亦甚多聞臣得幸於王也畢蒙蒙而趨王視臣亦蒙臣之所弃魚也此令四境之內有敢言美入者族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官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自前論

楊雄上林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平義曰師古曰滑稽皆轉利
之務也滑亂也稽礙也
言其更亂無一留也一說
稽考也言其滑亂不
可考校

後幸列傳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掃滑。稽如脂。如常。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說言微中亦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薄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索隱曰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刺

之物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

周紀閏上三年不張不鳴
此謂位奉進德於聖
賢傳謂淳于髡說有威
毛乎而兩見於莊王時
人使來見在得奉其子之
慶昌春林成去買不
巨奉

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為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
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
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
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
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
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糶

循指列傳

既鳥侯及寧洛侯及陸曰
既寧小息今汪東補謂
物小狹者為既寧

義昌肥澤故得滿車
野王曰穰穰多也

田者索隱曰案謂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既饗滿篝
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既饗猶打糶也饗音如婁
古字少耳言豐年收糶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饗音
糶篝音備籠也既糶謂高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
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
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
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
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
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
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世載曰解珠玉在耳

有嚴容髮希鞞鞞音廣曰卷收衣裏也裏於也鞞音鞠鞞音鞠鞞音騰鞞音也音音構鞞音鞞鞞音曲也騰音其紀反入

與鞞同謂小鞞也○索隱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又不相見

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

握手無罰目眊不禁徐廣曰眊止眊反直視貌○索隱

音丑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

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

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獲為交錯杯盤狼藉堂

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襦襟解微

聞薌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

滑稽列傳

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

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髮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

室置酒髮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

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用此花間之文記其謀略
傳韓魏公戰國之時
其君陪楚莊王葬
謂以後為先

為樽梗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梗類綿

反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

其後索隱曰莊王時未有繡韓魏三國○索隱曰朝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

畜葬之以瓏竈為樽索隱曰瓏亦說此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齊以薑棗

益馬也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

而鹽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

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齊稽列傳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

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

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右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
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縣本寢丘邑也
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前楚間有
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姦谷後有疾丘其名惡可
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
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滑稽列傳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大呼曰
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
縣及陳倉縣也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
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漆室於是
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
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武帝母姓也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除蓋他母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

滑稽列傳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由願得假借之帝曰乳母欲得之手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給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誦諧之者謂武帝謂誦諧乳母之人也

手執曰借
七姓女借
假道

東武侯
郭家
糒殮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猶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隱內
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
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
外家非止經史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白
傳記雜說之書
尉屈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
夜徵宮天下上事及關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殊六百
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
練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涪
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猶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隱內
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
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
外家非止經史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白
傳記雜說之書
尉屈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
夜徵宮天下上事及關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殊六百
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
練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賢籍列傳

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
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
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
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
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
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
無水而沈之曰司馬彪云謂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
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有銅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
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
之主而鄰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知得曰蘇居義

先

慕聖人之義，謂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若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

滑稽列傳

其

乃

編奏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當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

正義曰：在

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後閭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

歷重櫟欄楯之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

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其

所有公由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

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

謂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

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

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

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

滑稽列傳

頂

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

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封為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

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

去說青而拜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

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

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

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黃曰音瓜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黃曰此東郭先生先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

蒲稽列傳

齊懷王周武帝父母未

人主曰不可陽洛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

此指先生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記謬耳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宮下待詔官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令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

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

滑稽列傳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

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

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

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

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

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豹往到鄴會長老

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

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

此名東浴於河中而溺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

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色也又音蹄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

涿稽列傳

三下三
以下

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掛在虛上嚮河立待良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背側似也

集

頃

以下與

父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
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
叩頭且被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
頃吏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
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若地
志云按漢書

增稽列傳

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
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
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
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
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
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
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
不忽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
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
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
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懼
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取欺任德感義與夫
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君

胡于

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仰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由是觀之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絕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繫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歟○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託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滑稽列傳

廷優拒拒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源流至論前集二論古史之西門豹循吏之流月遷乃柳於滑稽之列便無古史之說則西門豹果徒滑稽者乎注又其滑稽傳載西門豹古文謂非滑稽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也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漢索隱曰南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與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友後姓也季主見

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

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祥之

日者列傳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易易用大術之數也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纓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兕謂俯悅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

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汗索隱曰音烏故

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

今何以卑汗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虛高人

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汙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汗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

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
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
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
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
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嬖趨而言索隱曰
嬖音貴嬖趨而言索隱曰嬖趨而言索隱曰
嬖音貴嬖趨而言索隱曰嬖趨而言索隱曰
謂之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
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
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
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

日者列傳

周書卷四國札部大以大師抱天時注云天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日者傳說式正某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
以規不為天來心為地六壬說許徽重白水者準也生教一成教正以水教配之為六壬也道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陰道之本東帝居之術抵屋
者一畫為地無畫為屋一畫
為屋以六十甲子定四時
夫抵屋實而向背之
計視曰抵屋謂天門地戶

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
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
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
乎盜賊發不能禁吏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
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
適音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
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
偽也子獨不見鳴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
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
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
定卦按式正某徐廣曰式音裁索隱曰按式即裁也
旋轉也裁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

按式旋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者茲之狀正基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曰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訟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日者列傳

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

辯度

言誇嚴徐廣曰一作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
亦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
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
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
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專譽公之等喁喁者
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
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錫禁音禁錫氏音其錫反於是攝衣而起再
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
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師說曾作莊可入謂莊

可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駟案離辭
述云精精米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
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精米此相去遠矣猶天冠
言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
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
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魯未有以異也父之宋
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
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
喪其身是絕本根也
大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師者曰毒

天冠地履
正義曰言
不相及

或忘居字絕句止字屬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王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

日者列傳

世世整

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後人斯繼
此焉終否

齊楚異法
季主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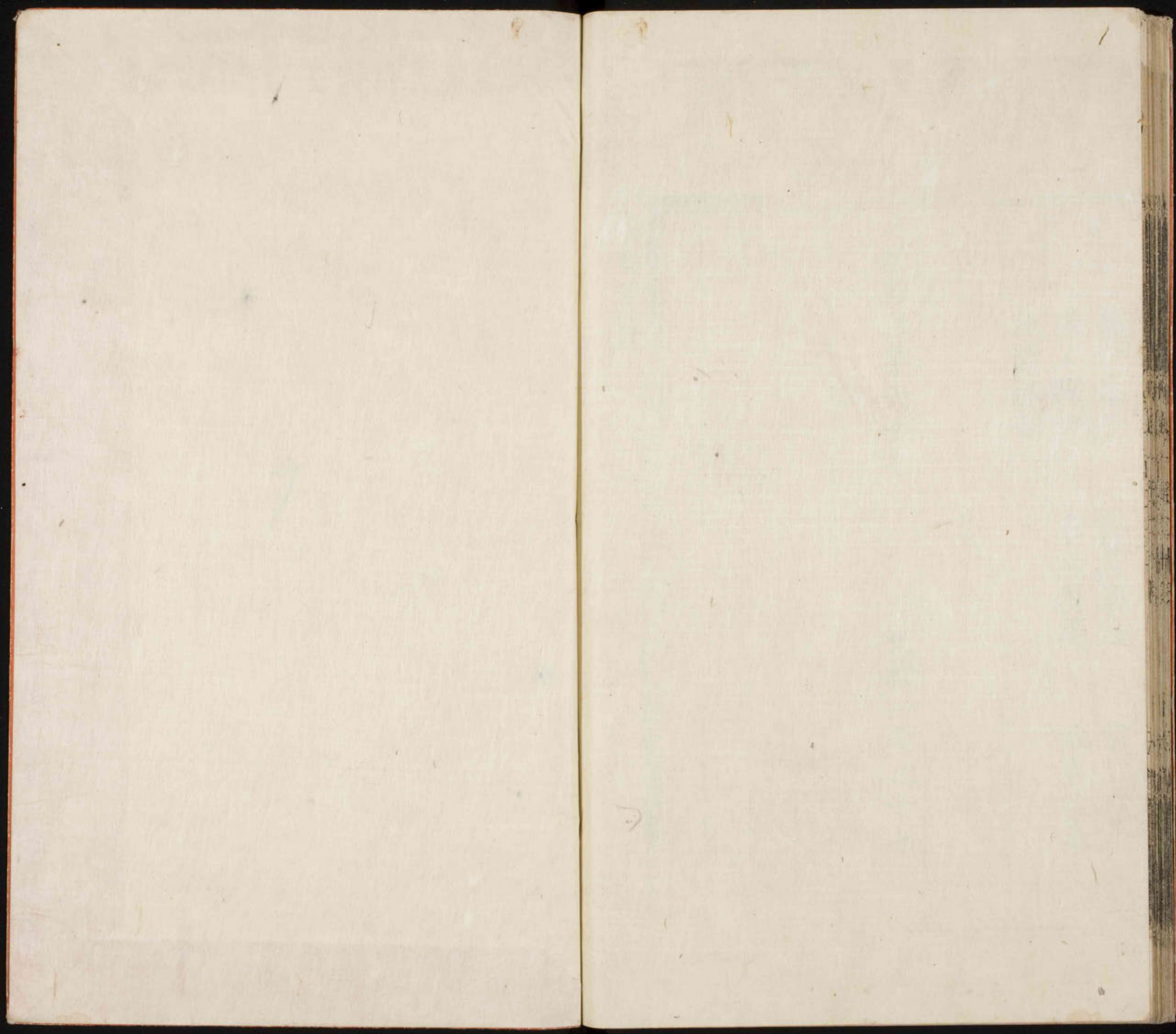
書亡字紀
取免暴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110X

557

34